

极限农家院

李青松

往北往北往北,北极镇北极村极昼街二号。

一个唤作“极限农家院”的家庭旅馆,离黑龙江仅有一百米。老板叫高威,高颧骨,高鼻梁,卷头发。高威是“80后”。戴一副金边眼镜,穿鳄鱼牌T恤,灰色牛仔裤。看他的脸形、眼窝及神态,我判定他有俄罗斯血统。一打问,果然,他姥姥是俄罗斯人。

“极限农家院”里有九间大瓦房,窗明几净,还有车库、水井、秋千架。院子里的一角是一片菜园,有豆角、黄瓜、南瓜、大头菜、西红柿等。时令菜蔬,一应俱全。

事实上,北极村跟北极圈没关系,它不过是中国版图上最北的一个村子,但是它紧靠一条界江——黑龙江,以江为北,以江为界。这些年,随着旅游的火爆,北极村闻名遐迩了。

高威原是黑龙江上的渔民,跟随父亲打鱼。高威划船,父亲下网。父亲在江上捕鱼捕了一辈子,凭经验下网布钩,网有收获,一般不会走空。在潜移默化中,高威跟父亲学到了打鱼的本领,也成了江上捕鱼的能手。

坐在江边的一根倒木上,我们聊了起来。高威是一九八五年一月出生的,属牛。父亲叫高洪山,辽宁台安人,闯关东来到北极村的。高威

一家五口人,父母、他、媳妇和孩子。

高威告诉我,住在江边最怕的是发洪水和“倒开江”。二〇一八年七月发了一场洪水,三十年不遇,洪水把“神州北极”的石碑和江滩上的庄稼都淹了。幸亏抢险及时,加高了江岸防洪大堤,洪水才没有漫出来灌进北极村。

“倒开江”是黑龙江上最早春时发生的一种自然现象,这是由于江面解冻的时间差异性——下游先开而未开,上游后开却先开,致使大量冰块淤塞河道造成灾害。

“倒开江”产生的冰块和冰排,轰隆隆!连绵数里,海啸山崩般涌向江岸,许多鱼虾被挤压冲撞,头破血流地被抛到江岸上,挣扎几下死去。如果“倒开江”的冰块和冰排进村,那就惨了——准会房屋倒塌,沟满壕平。好在这几年加高了的江堤发挥了作用。出力、出汗,也算没白费工夫,住在江边的人家能睡上安稳觉了。

“捕到过鲤鱼吗?”

“捕到过。那都是早些年事情了。”

“有多大?”

“一九九八年的夏季,曾用挂网捕过一条鲤鱼——这是我仅有的一次捕获鲤鱼的经历。小船刚一靠岸,鲤鱼就被人买走了。一百元一公斤,一条鲤鱼卖了四千四百元。买鲤鱼的人连眼睛都不眨,把那两条鲤鱼绑到摩托车

后座上,一溜烟就没影了。”

“现在鱼价怎么样?”

“鱼价是越来越高。不要说鲤鱼,就是哲罗和鲤鱼的价格都要在一公斤两百元以上。”

从二〇〇〇年开始,黑龙江全面禁渔了——在禁渔期内打鱼是违法行为,捕鲤鱼更是违法的事情了。

现在很难见到鲤鱼的身影了。即便法律不禁止,让捕也捕不到了。除非到俄罗斯那边的江汉子里去,或许还能捕到鲤鱼。听老辈人说,之前,金鸡冠水域是一处“鲤鱼窝子”,那里的水是温水,水流平缓,常有鲤鱼活动。鲤鱼性情温和,没有暴脾气。白天在深水里沉潜,晚上便游到浅水水域觅食。

高威说,用缆钩钓鱼(也用缆钩钓鲈鱼和嘎牙子),倒钩是一项技术活儿,手必须快,否则就把自己的手钩住了。划船的人与倒钩的人要密切配合,效率才高。也用须笼捕鱼,但多半捕的是细鳞鱼和江白鱼,一晚上能捕十几公斤呢。

每年六月十日到七月二十五日是禁渔期。此间,除了江水汹涌,江面上的一切都是静静的。偶尔,有几只野鸭子飞过——喇喇喇!

二〇一一年五月,北极村成立了旅游公司。这绝对是北极村历史上的大事——北极村所有的渔民都变成了

箫笛悠扬醉春风

杜敏

笛声嘹亮、幽远、清脆,真好听,让人陶醉其中。嘿,这支短笛是我吹响的?

我会吹笛子了!我兴奋不已,笛子呢?我用手摸摸枕头,才发现,这不过是一场梦。

新春,我来到青山如屏、流水似玉的侗族文化之乡、箫笛之乡——玉屏。侗乡鼓楼、风雨花桥、清风明月,见证不老的誓言。风儿悄悄,小河流淌,山茶花开。听,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玉屏。这声音或浑厚洪亮,或圆润含蓄,或空灵幽远。仿佛每一扇窗子里,每一片树林后,每一个角落都飘来箫笛音乐,娓娓动听。

在玉屏,我拜访了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自治县政协委员吴老师,向他请教,学习了一点儿箫笛知识。

吴老师个子不高,面庞清秀,大约四十多岁。他穿着蓝色大褂,戴着套袖,很精干的样子。箫笛制作间里,还有几位制作箫笛的师傅。这里放

着很多未完成的长短、粗细不同的箫笛半成品。几位师傅专心致志在打磨竹笛,使它们光滑平整。

吴老师带着我参观,只见成品库房里陈列着音区不同、竹子厚度不同、圆孔大小不同,外形精美的箫笛。EFGD笛子,长的、短的,紫竹的、墨竹的……竹管身上还刻有山水诗词、花鸟图案,系上中国结,显得古朴典雅。

笛子是古老的中国乐器,是中国乐器中具有民族特色的吹奏乐器。玉屏箫笛是中国著名的传统竹管乐器,以音色优美、雕刻精致著称。它历史悠久,始创于明万历年,曾为宫廷贡品。曾经获得过英国伦敦国际工艺品展览会和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银奖、金质奖。箫笛手工制作,工序繁多。竹子阴干以后,要经过截料、上漆、钻孔、校音、缠线、刻字等工序。第一步,选材,取材于玉屏当地的小水竹。选择竹身浑圆修长、纹路均匀细密、质地坚实的竹子。再经过制坯、烘烤校直,管身上开一个吹孔、一个膜孔、六个音孔、两个基音孔、两个助音

孔。再精细刻花、打磨加工,音孔贴膜,制作好式样优美、音色优美、工艺精巧的成品。

箫笛是玉屏的形象名牌和传统品牌,产品远销欧美,名扬海外。周总理曾经将玉屏箫笛作为礼品,赠送给来华访问的国际友好艺术团。二〇〇六年,玉屏箫笛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党的政策扶持,迎来民族乐器发展的大好时机。

箫笛可是吴老师心里的瑰宝,他耐心、细致、严谨、钻研制作技艺,努力做好传承和发展。他制作的龙凤浮雕箫笛获贵州省制作名匠特等奖、最佳制作奖。这两年,吴老师他们还利用网络,私人定制,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

我告诉吴老师,去年六月,现场赏听了张维良老师和北京交响乐团合作的丝竹管弦音乐会。吴老师高兴地说:“我见过张维良老师,去过玉屏。”吴老师拿起一支笛子,咫尺竹管吹出了典雅的《茉莉花》,他又取下一支箫,

职工。一夜之间,靠打鱼为生的人,成了挣工资的人。高威说,来北极村的人,一般都是来找北、找冷、找美的。冬天感受极夜,夏天感受极昼。高威在旅游公司的驿站搞接待,工作很体面。工资是根据学历、工龄、工作年限和工种确定的。他的工资每月三千多元,媳妇是两千四百多元。父母退休,每月领退休金一千多元。父母退休金不算,他和媳妇两人每年工资就收入七万多元。家里早就买了轿车,还是越野车呢,小日子美美的。

“极限农家院”经营得也不错。每年八月一日至八月二十日,来旅游的人很多,住宿的床位爆满。一九九三年以前,高威家开的旅馆都是大通铺,一个洗手间,很快就不适宜了。游客的要求越来越高。到目前,高威家的家庭旅馆改造翻新三次了,原来每个房间七八平方米,现在二十多平方米。标准间二百元,三人间三百元。做生意重在诚信,有客人把钱包或者手机丢在旅馆的,高威发现后,都给快递回去了。后来,那些客人又都成了回头客——再来,就像走亲戚一样了。

高威望了望江面,回头对我说:“搞旅游比打鱼强多了,不用风里来雨里去。捕鱼的活儿太辛苦了,容易得腰酸疼病、风湿痛。现在不愿去捕鱼了。就是江里还有鲤鱼,也不愿去捕鱼了。”



动人的《梁祝》在耳畔回响,如泣如诉,余音袅袅……开元二十三年,李白游洛阳,某个春夜,他听见一曲笛声从黑暗处传来,不知谁家的玉笛,也不知何人吹奏,却着实引发了他的思乡之情。吴老师的笛声让我想起李白的诗句:“烟花宜落日,丝管醉春风。笛奏龙吟水,箫鸣凤下空。”使人感到春风甜美,暖意融融。

听,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京城。中国传统箫笛妙音,以新的活力和生机,为人们带来充满神韵的艺术享受。请相信,有一天,如果有一支竹笛向你吹响,那就是我。

推石磨磨浆、制作煎饼的。那时人们的主食就是地瓜干煎饼,家境比较殷实的人家,会在地瓜干中掺一些杂粮,如玉米、小麦、高粱等。吃煎饼不垫饥,整劳动力每顿饭要吃四个到五个,像我们这些小孩子至少也要吃两个。所以每隔几天,家家就要烙一次煎饼,半夜就得起来推磨。

家中姐姐起得最早,凌晨三点多就起床了。那时没有钟表,靠听鸡叫或看星星的位置,阴天时就凭感觉估摸时间了。姐姐把地瓜米清洗干净,准备好家什,把磨冲洗好,然后叫我们起床推磨。叫三遍我也不起,于是父亲到床前佯装打我几下,我才挣扎着起来,懒洋洋打着哈欠,套上磨棒,眯着眼,硬着头皮跟他们围着磨转。不到十岁的我,推不上几圈就累得,头也晕,但还得坚持,有时推着推着就打起瞌睡,磨棍突然摔在了地上,姐姐就笑我。

半夜推磨实在太难受,有时我偷懒,假装肚子疼,就混过去了。后来,在漆黑的夜里,看到父亲一人推磨的劳累,看到姐姐烙煎饼的忙碌,我再也没有打过瞌睡,更没有装过肚子疼。苦难,的确是一所大学,让我学会坚强,让我懂得珍惜,这样的财富让我一辈子都咀嚼不完。

劳累换来美味的早餐。临上学前,我们可以吃上刚烙好的热乎乎、香喷喷的煎饼。姐姐到菜园里割把韭菜,或采把绿油油的野菜,洗净切碎,放点盐,磕上两个鸡蛋,隔层放煎饼,在热盘子上烙成浅黄色,味道特别鲜美,用刀切成块状,吃起来真是一种享受。如今物质很丰富,却不知为何,时常会怀念起儿时的那些吃食。

惠敏是一个浸润在诗词里的

女子。

《送你一瓣月光》里藏着一颗诗心。

惠敏灵性。但凡这样的女子,诗心也许与生俱来。她曾讲起自己的母亲,那个年代的柔弱女性,生命里有着太多的不可承受之重,然而却有一小片心灵的天空留给了阅读。在母爱庇护下长大的女孩子,心地早早被文字打湿,可贵地传承了这生命中的光亮。

诗心是一份执念。这执念源自对生命的倾情,以及对命运的不屈从。在惠敏的文字里,你会处处见到她的坚定、坚韧、坚强。这是对生活的信念、对生命的礼赞。诗词蕴含大世界。她对诗词的理解,与其说是对诗词人物、情怀的解析,毋宁说是对自我生命的讴歌。这诗词已然长成了她的一部分,她并不刻意去划分与区分入诗、出诗的界定,她既在诗里,又在诗外,她用诗词,在灵魂里建起一座城池。

《送你一瓣月光》里藏着一片诗情。

在这部小集里,惠敏赋予了辽阔的情愫。诗词的世界有大情,亲情、爱情、友情、天地之情,诉诸纸面、流于字间。是的,没有情怎能入诗?诗词是情与爱的精灵。诗即情,情即诗,情思之外无去处。

那情思筑成的宇宙够大,有帝王

的感伤,有农夫的欢喜;有万物生长,有雨露阳光。诗情满载人情话,穿越时空,直抵人间。她采撷的诗情,无不是在倾诉家国谋略、人间疾苦。在惠敏恣意的想象中,诗词里的情与人间的爱融为一体。尽管她只是一个拥有诗情画意的平凡女子,没有生命的大起大落,有的也只是司空见惯的红尘烟火。然而,在她生命的细微处和尘埃里,开遍了诗情的小花。她把对生活的感悟写进对诗词的想象中,又在诗词中找寻现世情怀。家国

之爱,亲情之暖,友情之真,爱情之纯,似乎她想要的不多,但想写的却多得写不完。如此,一个平凡的生命也变得不平凡起来。

《送你一瓣月光》里藏着一份诗意。

古往今来的诗词中人,无不是把生活看作了诗。这诗,或悲,或喜。这生活,也随之或悲剧或喜剧。文字里的诗词又是有着鲜明的印记的,用一个词概括,那恐怕就是诗意。这既是艺术的表达,也是诗人来自灵魂的咏唱。这诗意,从形式到内容,关乎诗情、诗思,也关乎情境与心境。

惠敏解诗,一如我所预想,在诗意上下了诸多功夫。她心思缜密,笔下有情,总在试图还原一个诗境,力求写出那一抹厚重的诗意。其实,作为读者如我,自然也不会去苛责她对诗词艺术手法的疏离。

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的品诗人,是拥有一双发现的眼睛的。而发现诗意、领悟诗意,未必会恰如其分地解

读诗意。诗

书海拾贝

我们在奔跑
我们都是追梦人

在追梦的路上
我看见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
艰难跋涉在大西南
喀斯特地貌上
当FAST在贵州平塘落成
弥留之际,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探索未知的太空

在追梦的路上
我看见
黄海开山岛上
飘扬的五星红旗下
守岛卫士王继才警惕的眼睛
以岛为家
三十多载风吹雨打
满山的野花草
记住了他的执着与忠诚
呼啸的海风呼唤着他的名字

在追梦的路上
我看见
当台风“温比亚”
掀起黄海的巨浪
撕咬七六〇所南码头时

浸润在诗词里的女子

肖惊鸿

意的美藏在她所铺陈的文字之内,需要让读者自己经历二次解读的体验。于此,我想得多了些,那就是品诗人要与读者互动起来,正如你在看风景,而看风景的人在

看你。文字的隽永在于经得起品

咂。好在,原作的诗意和解读的诗意,在惠敏笔下并行不悖。甚至,我察觉到的跳脱之处,细细回味,得到的第一感觉也并非是和,而是新鲜的岁月沾染的痕迹。

《送你一瓣月光》里藏着一一种诗说。

我最后说到惠敏的“诗说”,真的是因为她的诗说,在前面那种种的剖析之后,竟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或可说,她的诗说一脉相承了之前的心、情、意,而显得水到渠成,呈现出平民化审美的特征,不再是格外突兀的一块,而是具有鲜明的人间烟火的印记。

惠敏的诗说,刻满了生活的感怀和生命的感悟。她用文学的、本真的触角,触碰这个世界最华丽的篇章。在这里,用爱感受爱,用美追寻美,用生命致敬生命。对现实的释怀来自对诗词的执念,对烦恼的开启来自对诗词的痴迷。我想,她在诗词里找到了第二种人生,甚至于,发现了另一个世界。她把诗词本质的浪漫,化成了现实的梦想。这样的文字,也许没有那么完美,但总会给心灵一些暖意。

是为序。

(散文集《送你一瓣月光》2019年1月由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

追梦人

马克

我们在奔跑
我们都是追梦人

在追梦的路上
我看见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
艰难跋涉在大西南
喀斯特地貌上
当FAST在贵州平塘落成
弥留之际,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探索未知的太空

在追梦的路上
我看见
黄海开山岛上
飘扬的五星红旗下
守岛卫士王继才警惕的眼睛
以岛为家
三十多载风吹雨打
满山的野花草
记住了他的执着与忠诚
呼啸的海风呼唤着他的名字

在追梦的路上
我看见
当台风“温比亚”
掀起黄海的巨浪
撕咬七六〇所南码头时

黄群和同事们义无反顾地
冲向码头
三百米长的码头试验平台
是他们追逐的强国梦想
今天,黄海的浪花拍打着船坞
依然在为他们歌唱

在追梦的路上
我看见
快递小哥
为将物品送到千家万户
奔波匆忙的脚步
阳光下灿烂的笑容
像辛勤的蜜蜂
迎着寒风
他们消失在夜幕中的背影
爬上一阶阶楼梯
门铃声依次响起
那么悦耳动听

我们都是追梦人
追逐梦想
一路前行
洒下奋斗的汗水
收获沉甸甸的收成
耳畔响起
振兴祖国的
嘹亮歌声

往事如风

刘文武

